

萬聖來了

小時候，沒有萬聖節。十月三十一日，是個怎樣的日子？

那是上學期的一半，也是全日上課開始了一個月（九月是夏令時間的尾巴，放半晝，一點半就下課了），剛適應了新節奏，測驗就飄然而至。還有個多月才聖誕節，也是意味着接下來的日子沒有假期，而中期考試卻擺在狂歡之前，思前想後，是無力感爆滿的一天。

所以，萬聖節橫空出現，雖然不是法定假期，但也夠讓莘莘學子在學期中途停一停車，喘一口氣。也許翌日還要上學，但年輕人無窮無盡的充沛體力，足以支持他們狂歡一個晚上並在日出之後回到正常生活。

萬聖節什麼時候開始在香港流行，具體年份難考，大約二千年前後吧。而讓這個節日發光發亮，首推海洋公園和迪士尼兩個主題樂園，在萬聖節和之前數個星期都大搞「鬼屋」玩意，漸漸形成比傳統節日更重要的「吸金」項目。香港萬聖節由於沒有傳統包袱，就只好借鬼玩樂，鬼屋不僅是吸血鬼伯爵的大屋，還吸納了中國

的靈堂、棺木等元素，把作為中西交匯的國際城市定位發揮得淋漓盡致。但要感受真正的萬聖節氣氛，倒真要到西方國家一趟，那裏的小孩會在街上把自己裝扮得很恐怖，然後逐家逐戶按門鈴，大叫「Trick or Treat」，主人家就會拿出一些萬聖節糖果、朱古力出來。這種過節方式，在香港當然難以複製，因為每棟大廈的密碼已是不能逾越的關口。

西方節日高明的地方，就是任何節日都是歡騰的。把鬼稱爲聖，就不再可怕了，然後就迎來商機；然而我還是喜歡中國節慶那種充滿意義的獨特，端午節紀念屈原的忠義，中秋節着眼於家人的團圓，清明要祭祖，重陽登高也是要祭祖。中國節日讓我們惦記孝忠仁義，中華傳統文明自有無可捨棄的地方，只是隨着西方文明的衝擊，加上自身思想的滯後，又有誰還記得節日背後的意義？以忠孝仁義爲人生綱領的，又剩下多少人？

想太遠了，今夜萬聖節，只許狂歡。我戴上吸血鬼頭套，等待科學怪人的到來。



西冷不冷

第一次聽到「西冷」這個詞，還是童年看香港電影《三笑》，秋香陪老夫人水上江南，美景如畫卷展開，「好一個西冷，好一個洞庭，參罷那個靈隱，轉回蘇城」，秋香到虎丘拜雲岩神時，便發生了與唐伯虎的三笑奇緣。西冷給我兒時印象便是這種與愛情相關的美好，千載芳名留古蹟、六朝顯事着西冷，這西冷因南朝名妓蘇小小流芳百世，她生於此、死於此、葬於此，西冷橋畔，蘇小小墓最爲顯目，與之相伴的蘇曼殊墓，西冷橋對面的秋瑾墓，相對而言都很低調。蘇小小的著名，與各代文人墨客對其念念不忘有關，從白居易、袁枚到余秋雨、曹聚仁，都將她歌詠著文，她成爲對詩文人傳統語境的茶花女式的唯美主義者。林和靖將西湖之美寄託於梅花與白鶴，蘇東坡則衍化成詩文、長堤與紅燒肉，小小卻將其融入自我生命，儘管她的生命非常短暫，一場風寒就終止了她的一生。

蘇小小的年代，西冷橋畔就是市郊，墓地衆多，可能地皮不值錢，所以清末盛宣懷在西冷買了塊地，打算

蓋所家族宗祠，那塊地買完就被閒置了，等到想起來打算破土時，發現那塊地已被一群搞金石篆刻書法的文人侵佔，盛家將其告上法庭，庭上得知文人佔地不爲任何私利、只爲藝術共產共享，盛宣懷慷慨將此地捐出，成就了如今聞名海內外的西冷印社建社之初的這段佳話。

西冷不冷，這是浙江衛視正在進展的關於西冷印社影像記錄文化活動的名字，西冷的「冷」常被入誤讀成「冷」，西冷不冷除了明確指出二字的差異外，或是指西冷印社這一東方傳統文化不會被冷卻，會以一種熱度影響當代人。這四字挺拗口，非西冷印社自身文化核心的總結。網絡文化確實將形似或音近的錯別字、將錯就錯成了網絡語言的約定俗成，西冷不冷，正是在「冷冷」分不清的遊戲心態下的一種宏大敘事的企圖。



「米芝蓮」駕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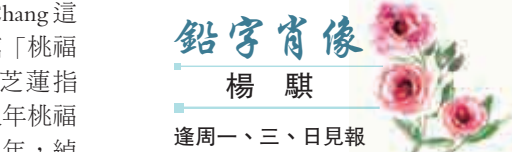
「他一邊看我做菜，一邊跟我談話，問道：你想不想獲得米芝蓮的第三顆星？我心想，世上怎麼會有這種虐待狂？」

韓裔美籍大廚 David Chang 這樣描述他在自己的紐約餐館「桃福」（Momofuku）遇到《米芝蓮指南》總裁的往事。二〇〇八年桃福榮獲米芝蓮二星。二〇〇九年，綽號「紅色聖經」的《米芝蓮指南》新版發布前，Chang 迎來了這位意外貴賓。

來者不是米芝蓮的「美食密探」。會吃、敢吃、能吃的米芝蓮監察員一般隱姓埋名，分工合作，由不同的「密探」在一年中的不同時段，在同一飯館共吃十二頓飯，力求視角多樣、評估全面。評測內容包括吃食、環境、服務、酒類搭配，最後由總部拍板。一星代表「值得停車光顧」，二星指「值得繞道前往」，三星指「值得專程拜訪」，星越多，價格也越高。另一種評判給出一副到五副的叉、匙交叉圖樣，檔次稍低，人頭標誌則推薦價廉物美的地道小館。

米芝蓮原是法國輪船公司名號，一九〇〇年起發行《指南》，爲開車旅行歐洲者提供資訊，一九二六年啓用星級制評定餐廳。二〇〇五年出版美國指南，二〇〇七日本加入，二〇〇八增加香港、澳門，二〇一六年上海也被錄入。內地廚藝界常以「外國人不懂中國菜」爲由質疑米芝蓮。Chang 也說，西方廚師大多學過傳統法式烹飪，奉米芝蓮爲經典。他起初只想給大家「做好吃的」，獲得二星後反而有了負擔。他們心自問：「我們是爲顧客還是爲米芝蓮做飯？」

那頓飯，總裁每道菜都剩下很多。後來才知道他的同伴吃素，不能消受雞內，更別說桃福的招牌菜「五花肉刈包」了。幸好 Chang 還是保住了米芝蓮二星。



據英國《每日郵報》消息，迪士尼即將重啓其重磅IP《加勒比海盜》的拍攝計劃，不過令人震驚的是，尊尼·特普（Johnny Depp）將不再出演 Captain Jack Sparrow 一角。我們很難想像下一個巴積克船長會由誰來扮演，畢竟，對大部分觀眾而言，特普與巴積克船長已然是同一個人了。

二〇〇三年，《加勒比海盜》的啓航是一次無心插柳的成功。剛開始的時候甚至沒有電影公司願意接這部帶點神秘主義色彩的海盜劇本，特普也只是個小有名氣的明星，還根本不希望出名，他從不是「巴積克船長」的第

自從開了專欄，我才意識到《大公報》的讀者群竟然那麼廣泛，幾乎每日都能收到讀者的郵件，北京、上海、安徽、四川，天南海北。當然，更多還是來自香港本地。郵件內容也是林林總總：有人問我，那個早年從內地游水來港的羅伯，「現在還好嗎？有沒有聯繫方式？想做個採訪。」顯然，這是在媒體供職的朋友；有人好奇，香港的警察「暖」在哪裏，讓年輕人那麼嚮往，可不可以再寫一篇，原來，內地的朋友在關注香港新聞的同時也透過副刊對香港的社會與文化觀察探究；有人共鳴，「呢個街市裏的賣菜係俚唔係在石塘咀？我也成日去幫襯佢。」真暖。除了郵件，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四日情人節，美國畫家霍普（Edward Hopper）的名作《自動販賣店》第一次在他於紐約的個展中展出。如同霍普其他的畫作，《自動販賣店》充分展現城市人的孤獨。

在畫中，一個女士獨坐在自動販賣店。從室內光線於背景玻璃的反射，我們知道這是一個深夜，而從女士一身的衣着，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寒冷的深夜。一個穿着帽子和大衣的女士，在自動販賣店內，坐在黑色木椅，獨佔一張石面圓桌，低頭凝視眼前的咖啡。

這是一幅引起很多人談論的畫作：那一個穿着得體，化了濃妝，但表情緊張，甚至帶一點害怕的女士，爲什麼在有暖爐的室內，還是只褪掉右手的手套呢？她十分趕時間嗎？還是，她在等一個人？又還是，這裏也

過去，內地把從事表演事業的從業員稱爲演員，有成就的稱爲藝術家。後來跟從了香港的說法，把影視界稱爲娛樂圈，演員稱爲藝人。

坊間有人稱他們爲「戲子」，譏諷他們不過是逢場作戲。個人以爲那是一種侮辱性的稱呼，也暴露了那些人的修養。

網民對娛樂圈不滿時，也多把演員稱爲「戲子」。很長時間裏，內地的輿論界情鍾演藝圈，高調展現、渲染演員的私生活，火熱地廣泛報道他們的拍拖、結婚、離婚、婚外情、消費、拍戲花票……事無巨細，一一報告，滿足着某些人群的八卦之心，用以博眼球，博銷量。但對有功於文明進展、國家貢獻的科技界卻持冷淡態度。連行業巨擘去世，也無一字報道。

香港粵劇大部分「七字戲」都甚受觀眾歡迎，當中又以當年大龍鳳劇團的劇目爲甚，耳熟能詳的首推《鳳閣恩仇未了情》，其他例如《英雄虎將美人威》、《百戰榮歸迎彩鳳》等，各大小劇院或神功戲棚都經常上演。主要原因是該等劇目能讓生旦演員發揮唱做工夫，而且生角大多性格剛烈，劇情大開大合，必具武打場面，故能吸引普羅觀眾購票捧場。

近期劍青藝苑於高山劇場新翼演出的《枇杷山上英雄血》就是典型的「七字戲」。《枇》劇自六十年代開山（首演）以來，在不同年代都是生角演員必選的劇目。從早年的「武狀元」陳錦棠，至近年來仍然活躍舞台的羅家英、李龍、龍貫天等正印文武生，

這裏也許還有別人

許還有別人？

幾乎每次我獨自外遊，我都會一時三刻想起霍普這幅《自動販賣店》。想起的原因，有時很直接，就是因爲我在光顧自動販賣機。在亞洲地區，自動販賣機大都是賣飲品、小食，或香煙。但在歐洲的火車站，自動販賣機會賣熱食，有麵包，有熱狗。

火車站的自動販賣機，是我的美好回憶。當年，我是一個窮學生，在荷蘭留學，也窮遊歐洲，火車站的自動販賣機是最便宜（也近乎是唯一的我可以）得到熱食的地方。再者，在自動販賣機買了熱狗和咖啡，就上火車，這代表了又一次旅程的開始。

現在，每次經過火車站的自動販賣機，我還是忍不住投幣，買那一隻不怎麼可口的熱狗，就像一種旅程的儀式，讓自己心安理

得。

回到霍普的畫作，爲什麼那一名女子，這麼的打扮亮麗，又這麼的一個愁容呢？後來，我讀到一篇藝評，說起霍普當時爲這畫作打草稿的情況，原來，畫中女士的模特兒，不是別人，而正是霍普的妻子。謎底解開，這畫作根本跟城市人的孤獨沒什麼關係，也不是一個關於一名女子的恐怖故事，而是一名女子因爲同行人的各樣要求而不耐煩之一次記錄。



貴圈真亂

網民路見不平一聲吼：功臣墳前無人問，戲子家事天下知。

平地一聲雷。自從崔永元揭出了范冰冰等人的陰陽合同、偷稅漏稅事件，演藝圈的事終於升級至國家法律層面。

誰會想到在影視屏幕上一個個的正人君子，一個個的如花美女，身上背負着這麼多不能見光的秘密，雙手沾有這麼多的陰暗骯髒？范冰冰被處罰近九億，僅是冰山一角，深挖還不知要扯出多少一條繩上的蚂蚱。

從事演藝事業的人，常被打造德藝雙馨的「人設」。但一個范冰冰，後面扯出好幾個人氣甚高的藝人，他們不但也涉稅項問題，且人品低劣，甚至是「混世魔王」。其影視形象與真實人品嚴重不符！網上驚呼：某某人設坍塌了！

《枇杷山上英雄血》

都視《枇》劇的關文虎爲重要角色。故事講述關文虎天性自大固執，經常埋怨父母偏愛弟弟文舉而對自己忽略。文虎對外出戰匆匆，自負不凡而潰不成軍，他卸下衣甲落荒而逃，及後被誤爲戰死。文虎的父母其後將文虎青梅竹馬的愛侶小菊，與二子文舉結合，以爲這樣可以永遠照顧小菊。豈料翌年文虎歸來，令到關家上下同遭怨怼。

《枇》劇屬於早期的傳統粵劇，着重描寫文武生的剛強性格，讓演員可以發揮突出的表演技巧，但故事內容卻不太講究，全劇最後草草收場。然而，劇本確實有足夠場面給予演員發揮，當中包含兩個固定排場「困谷」及「殺忠妻」，讓生旦可以表演傳統功架。另外關文虎亦有「劇枱」技巧，令觀眾

可以拍案叫好。

劍青以新進演員爲班底，雖說是新進，但各演員都已有不淺的藝齡。反串老旦的梁煒康是已故名伶梁漢威之子；武生郭啓輝是名伶陳劍烽的入室弟子，二人在本身行當已經逐漸奠下基礎。文武生及花旦分別是關凱珊及李沛妍，前者跟隨劍心粵劇團學藝多年，後者是粵劇世家之後。各新進都甚有前途，有望成爲未來香港粵劇的棟樑。



杭州人

朋友一次次遊杭州，他說杭州滿城茶香，我說我也去過杭州，怎麼沒聞到呢？他說我可能沒留意。今次江南行來到杭州，便特別留意了一下，結果仍是沒聞到茶香，卻聞到濃濃的桂花香。杭州的綠化好得無話可說，大片茶園更宛如綠色綵被，溫潤悅目，而隨處可見的桂花樹，高大豐盈，細碎黃花堆積枝上，要不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呢，杭州真是香真是美啊！

離開杭州那天，租了輛車前往蕭山機場，司機四十多歲，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他不停說着自己的生活。他指了指方向，說住在開發區，農轉非時，每人獲配八十平米房產，他家現在擁有六套房，部分房子出租，供女兒在上海讀大學，兒子在杭州讀初中。全家本是不用做生活也很好，但他說年紀不大，有錢賺爲何不賺？所以他買了車，早八至晚八做出租車司機，我問他收入怎樣？他答一萬幾。他老婆也不閒着，在南京開店賣羊毛衫，我奇怪，不缺錢還兩地分居？他說老婆僱了營業員，一個月才去南京一次，入貨、銷售全部在網上做。

司機講到他們曾經很苦，早年在外地開店，靠餅乾和瓶裝水度日。他也講到他姑丈是怎樣積累原始資金，從靠肩膀挑磚，到買小車送磚，再到換大車運磚，然後自己搞房地產生意，成大富之家。他說：身爲杭州人很自豪，趕上好時代沒白活。

於生命的空間。我有充分的自信，我能用黑色字體組成情感感染自己和朋友。因爲我滿懷真誠。

夜又漸漸而至。我坐在燈前，輕輕翻開心中的書，就像展開心靈的軌跡。那誘人的紙墨香氣在心中蔓延，啓發了我的靈感，我的心智，我的渴望。我將生活的希望寄託於此，一筆在握，我心中寬慰無限。



打開心中的書

熱心的編輯還轉來兩封手寫的信箋，一筆一畫、字裏行間，既有對「小公園」的喜愛，又有對我這個新作者的肯定。於我，這是莫大的幸運與鼓勵。

昨日，中文大學的一名在校生寫信問我，「看你的文字，就看到了熟悉的生活，能說說你對寫作的理解嗎？」我不禁汗顏。我不是一個富有天資的人。我並不敢妄談寫作。但我熱愛生活，不論是困苦的还是甜蜜的，不論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觀察體悟生活久了，自己

的內心世界就成了一本書。

我寫作並不追求藝術的靈感與質地，我寫作的全部意旨和精神都在於與自己的心靈對話。寫作，就是打開心中的那本書。如果我能在有限和笨拙的文字裏再現生命中溫暖的瞬間、捕捉我思想的脈搏真實的情感、表達我由衷的快樂，我會感到無比的富足。因爲我相信，在做一個善良的良人之後，我需要的是精神的空氣詩意的水，是寧靜的氛圍平和的心態。文字牽着我的手，帶我漫行